

搜索：

智能模糊搜索

搜索

热门关键字：

[校际选修](#)

[自我介绍](#)

[女性](#)

[李玲](#)

[罗克凌](#)

当前位置：| [主页](#)>[学术视野](#)>[其他](#)>

侯艳娜：高扬女性主体意识——浅析《月牙儿》中的女性意识

来源：[牡丹江大学学报](#) 作者：[侯艳娜](#) 时间：[2013-05-03](#) Tag：[《月牙儿》](#) [老舍](#) [女性主体意识](#) 点击：

高扬女性主体意识

——浅析《月牙儿》中的女性意识

侯艳娜

摘要：老舍著名的诗化小说《月牙儿》，以第一人称内视点的叙述模式，表现了女性主人公“月牙儿”主体意识成熟的过程。在这一过程中，女主人公颠覆了传统的女性道德规范，高扬了女性的主体精神。《月牙儿》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独立主体的尊重，从而在以妓女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
关键词：《月牙儿》；老舍；女性主体意识

《月牙儿》是老舍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之一，不仅是因为：《月牙儿》是老舍站在城市贫民的立场上，对黑暗社会制度的血泪控诉；《月牙儿》就像一首回肠九转的悲情叙事长诗，展示着短篇小说文体的成熟与形式的完美；还在于：《月牙儿》展现了女性的主体意识，表现了作者对女性生命意志的尊重；《月牙儿》在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中，对女性生命逻辑的阐释达到了一个新高度。

《月牙儿》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内视点叙述模式，因此叙述的指向只能是叙述者“我”（女性自身）的所见所闻与内心活动，能够有效地避免他人话语尤其是男性话语（特别是男性作者的话语）对“我”叙述的过滤与扭曲，使得叙述话语只能是女性意识的表达。正是源于叙述角度的相对封闭性，《月牙儿》的小说主人公“我”的主体性得到了保护和尊重，也使得小说的意蕴更为深厚。

在“我”的叙述中有两个贯穿全篇的意象：月牙儿和花。二者同时出现于小说的开篇：“是的，我又看见月牙儿了，带着点寒气的一钩儿浅金。多少次了，我看见跟现在这个月牙儿一样的月牙儿；多少次了。它带着种种不同的感情，种种不同的景物，当我坐定了看它，它一次一次的在我记忆中的碧云上斜挂着。它唤醒了我的记忆，像一阵晚风吹破一朵欲睡的花。”意象月牙儿已普遍为人们关注，并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：月牙儿犹如一首乐曲的主体旋律，使《月牙儿》有一种匀调之美；月牙儿总是残损的形象好似女主人公的命运；[1]月牙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，映衬出主人公心地的纯洁善良，性情的倔强、狷介，处境的孑然，寡弱；[2]（p259）月牙儿象征了现代女人不幸的生存境遇：残缺、孤独，得不到阳光（男人）滋润（爱），随时会被黑暗吞没。[3]总之，月牙儿与“我”的生命历程密切相关，是“我”心灵情绪波动的外化。意象花则指向心灵的深处，是对我自身的确认，是心灵的执著。执着于母女亲情（“妈妈永不能相见了，爱死在我心里，象被霜打了的春花”）；执着于爱情，是对爱情的真诚赞美（“他的笑唇在我的脸上，……我想象着蒲梗轻快地往高里长。小蒲公英在潮暖的地上似乎正往叶尖花瓣上灌着白浆。什么都在溶化着春的力量，把春收在那微妙的地方，然后放出一些春的香味，像花蕊顶破了花瓣”）；执着于对知识的殷切期待及以其改变自身命运的微弱希望（“我很爱上学，我老觉得学校里有不少花，其实并没有，只是一想到学校就想到花罢了”）。当所有的这一切都要失去的时候，对于自身纯洁生命与心灵的坚守（“一朵欲睡的花”）。正是月牙儿与花的交相辉映，使“我”得以立体化的呈现，使“我”的主体意识和生命历程合二为一。

栏目列表

[徐虹](#)

[其他](#)

[阎纯德](#)

[路文彬](#)

[李玲](#)

[方刚](#)

[舒芜](#)

[刘伯红](#)

热点关注

- [常勤毅:论中西文人女性人](#)
- [李银河:中国女性地位问题](#)
- [赵静:浅谈由张爱玲小说改](#)
- [秦弓:张爱玲对母亲形象](#)
- [邓田田:由《诗经》中的](#)
- [王菊艳:《长生殿》中杨玉](#)
- [李琪:对《十日谈》中女性](#)
- [李银河:性别问题上的生理](#)
- [戴锦华:可见与不可见的女](#)
- [马月兰:《圣经》对西方女](#)
- [马衍:论西门庆之死](#)
- [张红霞:女性“缺席”的判](#)
- [周茹:浅析《诗经·国风》](#)
- [陈思和:都市里的民间世界](#)
- [郑悦:女性异化命题的探索](#)
- [潘道正:论《荷马史诗》中](#)
- [姜山秀:徘徊在边缘——四](#)
- [蒋艳丽:女性建构自我的两](#)
- [李瑞虹:巫师之痛——中世](#)
- [李子云 陈惠芬:谁决定了](#)

相关文章

- [邓建华:为自由而生——评](#)
- [杨霓:试析王尔德的女性观](#)
- [汪怡:论简·爱现代女性意](#)
- [黄静:《傲慢与偏见》中女](#)
- [黄婷婷:从女性视角浅析简](#)
- [刘颖:论女性形象的再现机](#)
- [秦瑞,杨青芝:解读《挪威](#)
- [张婧磊:论文化观念流变与](#)

- [闵建国:论中国现代文学女](#)
- [李登忠:试论张贤亮小说中](#)

“我”以花来确认自己，但同时花的娇艳也伴随着生命的脆弱。花的娇影在现实的泥泞中很快消散；母女二人在残酷生活中的不得已分离；现实生活使我明白所谓“知识与道德”的无用；爱情的真相使我终于“和妈妈一样了”。但也是在花的衰亡中，“我”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张扬：面对传统强大的道德舆论，渺小的自我勇敢地遵循着自我的思维逻辑。

传统伦理文化是男性中心的，在女性缺场的情况下，男性以过分膨胀的自我性别立场衍生出对女性的性别想象与期待，女性或被神化或被贬抑。在这种文化规范内，女性只是一个由男性制造并被男性赞赏与贬抑的“符号”。女性的生存真相、生命需求受到挤压，女性因感到恐惧与不安，甚至于不得不对真实的自我有所躲避，自觉地以男性标准重新塑造自己，从而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。具体而言，男性视女性为一种玩弄的对象，又将其作为一种不道德的性诱惑，因而他们既沉溺于性，又恐惧于性，把性完全归罪于女性，不公平地把同等性关系中的女性归入淫荡祸害之列推上祭坛，让女性为欲望承受道德的鄙视。满足了欲望的男性却装扮成受诱惑者，伪装成道德要保护的受害人，以此获得社会舆论即传统伦理秩序的谅解与支持。在男性对“淫荡女性”大加鞭挞、申斥责骂的同时，又为这些“不良”的女性安排了忏悔之路，一条罗曼蒂克的道路：从良。[4]

老舍来自社会最底层，这种真实的生活经历“使他更多地接触到生活的黑暗与残酷，体味到人生的艰辛与磨难，从而使他本能地怀疑任何幻想和理想，绝不轻易信任任何有关人类

[上一页](#) [1](#) [2](#) [3](#) [下一页](#)

[\[收藏\]](#) [\[推荐\]](#) [\[评论\]](#) [\[打印\]](#) [\[关闭\]](#)

0
[顶一下](#)

上一篇: [邓建华:为自由而生——评《觉醒》中的女性主体意识](#)

下一篇: 没有了

最新评论 共有 0 位网友发表了评论

[查看所有评论](#)

发表评论

评论内容: 不能超过250字, 需审核,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。

用户名: 密码: 匿名? [注册](#)